

“闻韶印记·廉文荐读”征文选登

廉洁文明家风

青草河边柳林红

(小说)

◎鞠 慧

荐读语:这是我区作家鞠慧新近创作的一篇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却是现实生活的缩影,真实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是非曲直、价值取向和做人做事的原则立场;故事折射的是一种文明和谐家风的弘扬和传承,这个文明和谐的家风就是:诚实做人、勤恳做事、谦恭礼让、公允公平。这个家风教化着民风、影响着村风。爷孙俩良好家风的执着和坚守,预示着良好家风后继有人,也无疑警告那些不尊重社会公德,只想自己不顾他人的自私自利的品行和做法终究是没有市场进而遭人们唾弃的。

立冬回村里来,是想接儿子去城里上学的。儿子景宝出生后,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景宝明年就要读一年级了,立冬想让他进城,先适应一些日子。

景宝进城的事,本来是说好的。景宝爷奶奶不舍得他走,但他们知道,不能误了孩子学习。他们只能忍痛放手。衣服、书包等景宝的物品,是提前一天都收拾好了的,但是,立冬走的时候,却是自己开车走的。

邻居们都看见了,景宝没有随他的爸爸立冬进城。

邻居们还听见,立冬临走的时候,跟他的爸爸和儿子都吵了架。

立冬的爸爸在村里一直是受人敬重的一位老人。老人文化水平虽不是太高,但他说话做事从来都是按规矩来。不管遇到啥事,他都能以理服人。别人能吵起来、骂起来甚至动起拳头来的事,在他,从来没有过。邻居们有啥过不去的事,也都喜欢找他商量。这样的忙,他从来不拒绝。久之,村人们在他身上也学了不少东西。邻居之间吵架的事,越来越少。邻里和睦,尊老爱幼之风在村里盛行。哪家遇到什么事,街坊们都主动自愿去帮忙。外村的村,都羡慕这个小村的风气好。

从不跟人吵架的一个人,咋跟儿子吵起来了呢?立冬气哼哼的,车子在街上开得飞一样快,街边几只正在悠闲地觅食的鸡,被惊得扑闪着翅膀,咯咯咯惊叫着四处飞奔。

正在街上闲聊的几位街邻,都一下瞪圆了眼睛。他们扭过头,看到的,是飞驶而去的那台黑色奥迪车尾部扬起的尘土,雾一样,渐渐远了。

立冬初中毕业后就一直 在城里打拼,从最初的建筑工地的小工,饭店的洗碗工,一直做到了现今的酒店老板。

在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里,提起立冬,街坊们都说他有出息。以往,村里人还从没见立冬在村街上开车这样不管不顾地“猛”过。

今天,立冬是咋了呢?

小村坐落在一条小河的边上。小河的名字叫青草河,河面不很宽,但常年有河水流淌。

夏天,青草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村里孩子们的游泳课,都是完成自青草河。

冬天,河里结了冰,河面又成了孩子们的溜冰场。青草河不宽的冰面上,重重叠叠了孩子们数

不清的足迹,道不尽的欢歌笑语。

春天,花开了,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种颜色,各个形状的花儿,开满了青草河两岸。花儿们在蓬勃地生长着的青草间,或骄傲地昂着头,或有些羞怯地躲藏在青草叶子的下面,透过草叶的缝隙,有些好奇又有些胆怯地悄悄张望着外边这个多彩的世界。间或,会有一个或几个孩子跑过来,蹲下,或惊喜或温柔地与其对视,窃窃私语。那朵有些胆怯的花儿,获得了温暖、鼓励和滋养,微笑着,它仰起头,缓缓地、坚决地努力往上伸展着腰肢。终于,它的笑脸从青草丛中露了出来。自信地扬起头,迎着太阳,迎着孩子们欣喜的目光。

秋季的青草河边,更多了些收获的喜悦。苇絮长长的穗子,在风中悠然舞蹈着,低吟浅唱。蒲棒大大小小的棒槌,骄傲地昂首挺立着,如一个个等待检阅的士兵。河边拐弯处,有一片平缓的沙滩。沙滩不大,不到半个篮球场的样子。滩上的沙子也不细。其实,那真算不上一个沙滩。但在那片小小的滩里,却蓬勃地生长着一种植物——红柳。这是一种耐贫瘠又耐盐碱的植物,从没有人专门为它松过土,浇过水,更没人 为它施过肥。但一年又一年,青草河边的这一片红柳丛,却一直顽强地生长着,抽枝散叶,到了秋季,甚至还开出了一串串浅紫色迷人的花儿。

从秋末到冬初,是人们到河边来收割红柳的日子。哪家缺少一只筐篮了,哪家要给孩子编个鸟笼子了,哪家男人要送自家女人一个盛放针头线脑的新筐篮了,他们自然就会想到河边的那片红柳林。

按照自己新编物件所需柳条的量,他们把柳条割回家。不够了,再到河边去割几根。万一剩

下了,谁家需要的时候,就送过去。

河边的那片红柳林,没有主人。村里的人人都是它的主人。还没有哪个人会多割一些红柳,或多编几个筐篮什么的送给亲朋,或拿到集市上去卖钱。村里人差不多都有编筐篮的手艺。如果哪个真想多编几个物件送人或卖钱,他们会专程到十几里地外的黄河滩里去割红柳。

青草河边生长着的红柳,只供村里人自己使用。没有什么明文,也没有哪个人规定过。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从何年月开始,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就一直在这个小村里实行着。没有人专门提到这件事,也没人把这事当成一件什么大事。但人们都自觉、认真地遵守着。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就像到了晚上要睡觉,早晨要起床一样自然。

红柳成熟的季节,人们并没有一窝蜂地抢着到河边去收割。前一年家里新添置了筐篮的人家,会先依着没添置物件的人家去收割。每个人的心里,会自动地排一个顺序。直到初冬到了,需要的人家新编的筐篮已经用上了。这时,如果河滩里还有剩余的红柳,对旧筐篮可换可不换的人家,才会把河滩里剩下不多的那些红柳收割回来,编成自己需要的物件。

没有人多收割红柳。但他们也不允许那些红柳浪费了。虽然不是啥好东西,离黄河滩区近的村子里的人家,都是割了红柳来当柴烧的。但小村的人,从来都是让红柳变成一件件环保又耐用的物品。

许是青草河边的红柳也知道自己在村里人心中的份量吧,它们用力地地去生长着。青草河边的红柳丛,与别处的红柳长得确实不一样。那每一根枝条,又长又韧,还特别顺滑。到了秋季,夕阳下的红柳林,周身散发着迷人的红光,远远望去,

火一样,如一簇盛开的花。

景宝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景宝的二爷爷家,与景宝家对门。二爷爷特别喜欢景宝,景宝也喜欢到二爷爷家去玩。那天二爷爷带景宝到青草河边去玩,他对景宝说:“等红柳熟了,爷爷给你编个鸟笼。”

景宝很高兴。景宝虽然没有养鸟,但他非常喜欢二爷爷编的鸟笼。带着皮的红柳是红色的,去掉皮的红柳雪白雪白。二爷爷的手真巧,那么小小的一只鸟笼,二爷爷用红白两色红柳,编出了各种好看的图案。

景宝的爸爸明天就要带他回城里去了。这天,二爷爷带着景宝朝河边走去,他要割一些红柳,给景宝编鸟笼呢。

可是,还没等他们走到河边,二爷爷突然停下了脚步。

景宝抬头看看二爷爷,二爷爷脸上的表情,是景宝从未见到过的。

景宝顺着二爷爷的目光看过去,他看到了以前生长着大片红柳的地方,变成了一片空地。

“红柳呢爷爷,咋没了呢?”景宝仰起头,问二爷爷。

二爷爷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二爷爷牵着景宝的手,慢慢走到河边,走到那片曾蓬勃地生长着红柳的地方。二爷爷弯下腰,用手细细抚摸着红柳茬上冒出来的水珠。

二爷爷和景宝往回走的时候,走的很慢很慢。二爷爷直接去了景宝家,他和景宝的爷爷说了河滩里发生的事。两个人不停地吧嗒着旱烟,谁都没有说话。

开始,村里人都不肯跟爷爷说出实情。

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景宝爸爸就要回来的时候,一位老奶奶才跟爷爷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老奶奶一再叮嘱爷爷,千万不要生气;“也不是啥值钱的好东西,没了就没了 吧。”老奶奶说。

廉洁文明家风

勤奋节俭 外财不发

◎邱 军

我的家乡很有文化底蕴,素有“闻韶古镇”之称。我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珍惜我的家庭。“勤奋节俭,外财不发”,是我的家训。

小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是靠做小馒头养家的,那时把小麦磨成细细的面粉是很辛苦的事情。我至今依然记得老东屋里用石磨一遍一遍磨面的情景,又仿佛听到了那单调之味的嗡嗡声;伴随着屡屡炊烟,打开一层层笼屉,随着白雾飘散,露出了白花花的 小高脚馒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这是一家人的生计,全家人整日辛苦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跟奶奶有深厚的感情。老人家一生勤俭持家,干净利落,86岁寿终正寝。去世后,我含泪写了一篇“难忘祖母”的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老人家和善待人、勤恳节俭的处事风格,至今影响着我。她经常教育子孙,“庄稼有草不耪,会影响收成,家穷是因为懒”。我考上大学每次离家,她都告诫我:“咱家不富裕,要节俭,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

我父亲是一名复原军人,当兵八年回村后,一直在大队上为集体的事忙碌。他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经常给我们讲为人处世的道理,他常说,“人穷但志不能穷,人活着,要有骨气;靠自己下力气挣来的最干净,靠歪门邪道得来的,坚决不能要,小便宜不能沾,外财不发家”。特别告诫我们:“做人要老实本分,不能撒谎。”

我至今记得这样一个心有余悸的场景:我刚上小学,一天晚上,在吃晚饭前,哥哥因为撒了谎,遭父亲体罚,他一巴掌扇到哥的脸上,大哥直接倒地,鼻子嘴巴都流着血,为此,奶奶也看不过,埋怨说“孩子撒谎是该管教,可不能下手这么狠”。父亲没有言语,只是低头抽烟。这件事,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我的幼小心灵带来强烈震撼。

父亲的话,我早已入心入脑。参加工作后,碰到过很多次生活中的小便宜,我靠着自己的诚实和本分做到了坚决不要。记得有一次单位发工资,出纳多发了一百元,我发现后立即退回。有次买水果,发货人粗心,多发了一箱,经清点确认,我如数退还,小老板很感激,说“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自己常常反思,也经常告诫自

己: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基层负责人,如果我有这种沾小便宜想法,把风气带坏,会给单位抹黑。生活中,吃点小亏很正常。吃点亏没啥,只要同事们拧成一股绳,什么困难都会克服!我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有感而写了一篇“沾小便宜吃大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来告诫那些沾小便宜吃大亏的人。

《论语》之《里仁篇第四》,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的,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就不会去享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就会深陷其中。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可见,孔子教导如何做人,不仅仅侧重于仁义,他对利和欲如何获得,同样有精辟的阐述,想想看,这种观念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父亲是一名有着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父亲在世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延续着“勤奋节俭,外财不发”的良好家风。我入党二十余年了,儿子儿媳都是党员,茶余饭后,我也常拿奶奶和父亲对我的教诲,教育我的孩子们,勉励他们学习上勤奋刻苦,生活上节俭持家,工作上兢兢业业。应该得的即得,不能有非份之想。吃亏是福,外财不发!

儿子还小的时候,我在一块小泰山石上,手书:“勤奋,学习,节俭,思考”,放于他的床头,一睁眼就能看到,提醒他也提醒自己时时记着,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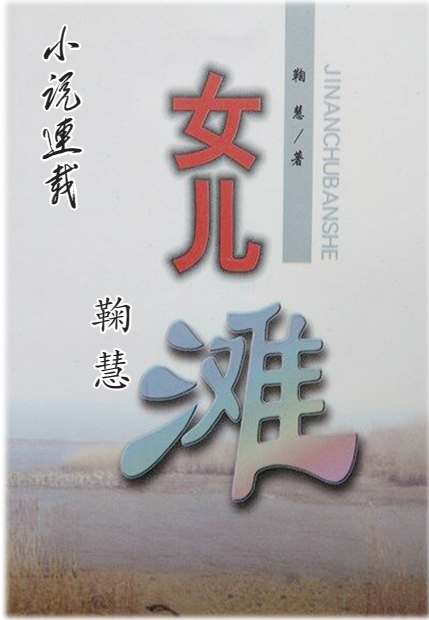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区税务局



闻韶印记

廉文荐读

区文联、区信息(新闻)中心承办



可是,自己抛洒了那么多的钱财和心血之后,换来的,就是她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这一残酷的现实吗?不,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她,我冷麦蒿是这样被人要来要去的冤大头吗?

突然,冷麦蒿眼前一亮,前天到春柳家去的情景闪现在他的眼前。那时,春柳正拿了一柄木杈,在翻晒棒子皮。虽然当时春柳没有跟他搭腔,甚至都没正眼瞧他一下,可他记住了春柳那细弱苗条的腰肢,随了手中木杈的上下翻动,风摆杨柳般掩不住的魅力,深深地刻进了冷麦蒿的脑海中去。不对,这其中有个诈,肯定有诈!他咧嘴笑了,哼,丫头片子,想骗我,你们还嫩点!一天的功夫,就生出那么大的肚子来,骗谁呢?哼!

想唬我,做梦去吧!

想到这,冷麦蒿扔掉手中的半截烟,急步奔向车库。不到十分钟,那辆塞满各种补品和烟酒 的红色桑塔那,已穿过蒲桥镇有些高低不平的街道,爬上了大堤。

冷麦蒿把车停在堤上,看着滩里小路上时时时停的春柳和燕子,他并不急着去追他们。点上一支烟,他不紧不慢地吐着烟圈。如一条将猎物玩弄于掌中的狼一般,他并不忙着去画句号,那样,未免太

缺少味道了。高兴去吧,得意去吧,看最后的胜利到底属于谁。你一个黄毛丫头,想轻易逃出我的掌心,有那么便宜吗?心里的火忽忽冒上来,此时,他真恨不得将春柳狼劲地搂在怀里,把她化成水,把她一口吞进自己的腹中。

眼见着她们接近了房台,冷麦蒿才猛地发动了汽车,把油门加到最大,一眨眼,大堤到房台那段短短的路就被他的车轮辗了过去。

燕子和春柳两个人刚拐进胡同口,冷麦蒿的汽车也恰好停在了她俩的面前。

两个人一时都呆住了。一路上她们只顾说笑打闹,对身后追上来的汽车,竟无半点察觉。

倒是远在河边瓜田里的春柳爹狗剩和他的狗大黑,在冷麦蒿的汽车刚下堤的时候,就已经发觉。准确地说,最早发现那车的,是大黑。

自从冷麦蒿用猪头肉把它喂熟了之后,大黑每每闻到汽油味儿就兴奋,以至于到了认汽油味而不认人的地步。那回狗剩浇水的桶漏了,他回家换桶,留下大黑在园里看瓜。一个骑摩托车的小毛头摘了好几个生瓜蛋子走,大黑不但没跳没咬,还对着那远去的汽油味儿直摇尾巴呢。

大黑跑到正蹲在瓜田里细细瞅着那一个个蜜瓜咧着嘴笑的狗剩跟前,兴奋地叫着、跳着,咬住狗剩的裤角,一下下地朝着房台的方向拖。正在算计着一个瓜能卖多少钱,这二亩瓜加起来又能卖多少钱的狗剩,还没从他的小算盘里走出来。待猛地明白了大黑的意思后,他手搭凉棚朝大堤那边望过去,见那辆甲虫样的红色轿车正朝房台驶过来。顾不上洗一洗手上的泥,他一瘸一拐地随了大黑朝房台奔过去。

三路人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到达了春柳家的门口。

面对着突然冒出来的汽车和从车里钻出来的冷麦蒿,春柳和燕子一下子懵了。春柳下意识地搂紧了燕子的胳膊,惊恐地望着面前的这个男人,想不出他要怎样。他怕冷似地靠紧住燕子,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燕子冷眼瞧着冷麦蒿,静等着他下一步的举动。

大黑却是早抢先一步跳到了冷的跟前,时而用头蹭着他的裤子,时而抬起两只前爪,围着冷麦蒿跳着、叫着,频率极高地摆动着尾巴。冷麦蒿速度极快地丢给它一包东西,大黑更起劲地摇着尾巴,

“这不是值不值钱的事!”爷爷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

原来,青草河边上的那些红柳,是景宝爸爸的朋友专门开车过来割走了的。他的那个朋友,在城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红柳呢?你把河边的红柳弄哪去了?都给我弄回来!你这是偷!”爷爷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景宝看着爷爷的样子,吓得躲在了了一把椅子的后边。

“你说啥呢爸?啥好东西呀?难得人家能看上。”嘴巴上叼着一支烟的立冬,咧嘴冲爸爸笑了一下,“别说的那么难听,还偷?几棵破红柳,你说是人家的?”

“是大家的,全村人的!你不声不响地就带着人全割走了。这不是偷是啥?你说,是啥?”老人气得身体不停地抖。

“你知道啥叫偷吗?这些破红柳,是公还是私?”立冬斜眼看着面前的老人,目光中,闪着不屑的光。

“爷爷要给我编鸟笼,红柳都没有了。就是偷,这就是偷!”景宝仰起小脸,冲爸爸喊道。

“小兔崽子,敢跟老子顶嘴!”气急了 的立冬,抬手给了儿子一巴掌。

景宝抬头看着立冬。景宝眼睛里含着泪,但他没让自己哭出来。景宝对立冬说:“爷爷不是你老子吗?”

立冬看着面前的景宝,一下愣在了那里。

“景宝不能跟你走。你这样的人,不配当景宝的老子。”老人拉起孙子的小手,爷孙俩朝门外走去。

爷爷起了个大早,他要到十几里地外的黄河滩里去割红柳。

前一天,爷爷专门去了趟镇上,他花200块钱,雇了一辆小货车。他要把从滩里割下来的红柳运回到村里来,放在河滩里曾生长着红柳的地方,让需要红柳的人,自己到河滩里去拿,就像以往那样。

景宝牵着爷爷的手。他也要跟爷爷一起到河滩里去割红柳。

“瞧这爷孙俩,越来越像了。”村街上的人,望着爷孙俩的背影,说。

“可吧。爷爷和孙子,哪有不像的理呀!”另一个邻居说。

初升的斜阳下,手牵着手 的爷孙俩的背影,长长地,印在刚刚醒来的村街上。

作者单位:区文联

戴倬:恪尽职守的武功大夫

闻韶清风

戴倬(tan),字静庵,清代人,父名缵(zuan)绪,世居济阳。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戴倬以其武功娴熟超人、才识广博明敏,考取了武进士。随即被选派至陕西定边境任武职。他一生戎马倥偬,转战南北,军功卓著,最终升至副将。

初到陕西,正值边境有战事,军情火急,加急军令纷纷不断。忽有命令征调他押送运输军需的骆驼,目的地是长城以外的鄂尔多斯。那里风暴尘沙,且路途遥远。他冒着风险,不畏艰难,经历了千辛万苦,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之后又调他去陕西、山西交界的西河地区军马场掌管饲养训练事务。他养育的军马膘肥体壮,勇猛顽强,深受各部军队的喜爱。

由于戴倬做事任劳任怨,精明干练,完成任务出色,而被委派去稽查台站。台站是清代专为军务而设的驿站,站内备有人役、马匹、粮草、军械等等,还负责传递军事信息。稽查的内容是检查、考核站内按规定、标准储备的人员、物资是否达标、合格,传送的军事信息是否及时、准确等等。各站所处的环境、条件不相同,检查起来即要跋山涉水,历经艰辛,又要认真、严肃不徇私情。由于他的忠诚和责任感,对各台站的稽查工作促进了战备和边防的正规化建设。上级更加信任器重他,由守备升任了代理都司。(守备、都司都是清代武职官员的职衔,相当现代营、团职)。

以后,戴倬不断得到升迁。他先由镇羌堡代理都司改补为花马池都司。由于他才智和见识聪敏,又熟悉边防情况,不久又升为王泉营游击,再升为宁夏灵州营的代理参将并代理花马池副将。后来,因成绩优良治军有方受到嘉奖。他由陕西调遣到湖南,先任岳州参将,又升任辰州副将。(参将、副将相当现代师、军职)

戴倬长期在军旅任职,对兵营事务了如指掌。他善于学习,懂

得很多历朝历代的军事知识。他治军有方,突出一个“严”字,培养一个“勇”字,落实一个“胜”字。每到一地任职,他首先要整肃部属。名额缺少的兵营必定补充兵员,达到满额;军纪松懈的,严肃整饬,赏罚分明;铠甲兵器不坚利的,千方百计地购置或请工匠打造,务使整齐、鲜明;攻守战术、技艺不精的,加强训练,必至骁勇善战。在湖南岳州任上,他加了对部队的整顿训练,使属下的军容军纪和士气大为改观,应战能力多有加强。当总督举行全省阅兵时,岳州军队名获第一。

戴倬带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爱兵。因为他懂得兵民乃胜利之本。他待士卒如骨肉,亲如兄弟。他虽威严,但日常没有粗暴高傲的军阀作风。他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行军时,他把马让给有病的士兵;吃饭时,他与士兵同喝大锅汤。金川战役,调来陕兵参战。士兵们非常担心当地的瘴气有毒,可能危及性命,都惶恐不安。戴倬为了稳定军心,慷慨解囊,拿自己的钱购买药品,请郎中配制了防毒的药丸,发至每名战士手中。兵卒们有了定心丸,士气高涨,个个奋勇争先,踊跃拼杀,迅速破敌获胜。

日常,人们有了危难和困厄的时候,他总是关怀备至,鼎力相助。戴倬有同僚张某因病死于军中。张某无子,家境又因拮据,家人无力将其尸体运回家中葬埋。他倾尽个人数年的积蓄,凑集百两纹银作为吊仪赠给张家。同时,他倡导同仁也事捐赠,终使张某的灵柩得以还乡。军中还有郑某过世,他也是这样办理的。

戴倬关爱士兵,情同手足;尊重同僚,同心协力。赢得了属下与士卒的衷心恩戴,获得了同僚们的竭力佐助。整个军营上下和睦,左右协调,大家亲密无间,和衷共济。在军界,他的声望愈来愈高。

戴倬重义气,讲公道,乐于扶人急难。他就任辰州军营 后,发现所辖的两个典铺经营不正常,账目似有作假。他下令进行调查。经过一番周密细致的稽查核对以后,发现掌权者营私舞弊从中谋利,而且前任辰州协统并未发觉。他毅然追回了赃物,撤换了典铺负责人,使整个军营欢欣鼓舞,助长了正气。他任职宁夏时,当地一位县令董某因高仓在不深入下层,致使粮仓数万斤谷米糜烂。事发后他胆战心惊,一筹莫展,坐等待罪。戴倬见他可怜,便倡议文武官员一齐捐助,替董县令赔偿官库存存粮。董某获得谅解,免遭了刑祸。戴倬平生多次助人解难,被世人称为“真君子”“大丈夫”。

戴倬视军务为生命,平素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督军非常欣赏他,准备奏明朝廷,举荐他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不料他突然患病去世,享年六十岁。朝廷深感惋惜,赠予武功大夫封号。

(根据钱明月文章《济阳前贤》整理)

跑到一边去了。

“看看,我猜得准不准,大清早起来,水瓮里就直直地竖着根草,我说有贵客来吧,你还不信。”春柳爹狗剩对刚走出家门的春柳娘说着。春柳娘只是有些怯怯地笑笑,并不说什么。这个大小事情都依着男人的女人,从不多说一句 话。

狗剩几步来到冷麦蒿跟前:“快回家喝茶。”狗剩拉住冷麦蒿的手,往家拽。“又花钱干啥?”望着冷麦蒿手上的大包小包,狗剩的脸变成了一朵菊花。

“春柳这两天身体可能不大好,让她补补身子。这烟和酒是孝敬你老人家的。”

“你看看,你看看,净让你花钱,又不是外人,还花这么多钱。”

冷麦蒿搬上车上的东西,转身面对着静立在一边一言不发的燕子和重新变得苗条婀娜的春柳,一丝狡黠的笑,挂在他的脸上:“春柳,你身子不方便,要注意休息,注意保养。不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也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一样爱你!孩子生下来,我保证和疼我那三个孩子一样疼他!咱这里也没有外人,当着你们和二老的面,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是说半句假话,出门掉黄河里!”

(六)